

錢得有石餘公以命復瘞之仍不開發其塚

但不知誰氏之墓也度其地形當石筍之南

百步所即知石筍即此墓之關矣自此甚靈

人不敢犯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以龍神享之

爲立小屋龍堂即在墓之東矣李公不發古

塚不貪金錢亦古賢之高鑒也美哉美哉

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墓取其

石人羊馬軌石之屬見其棺宛然而隨手灰

滅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銅銀盆

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孩兒高三尺水無

減耗則泓師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溫潤貯

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貞元之後歷二百

歲矣益水不減玉之潤也

洪州豐城縣舊在瀨江之南即雷煥得劍之

所也自黃巢後所在于弋縣邑多爲撫州所

侵制置使唐寶遷邑于江北城於赤崗之

上前臨陡崖以爲險固發掘丘墓創屋宇居

人市井數千家咸居其上甚多屬鬼形狀長

大見者輒有所傷唐公在縣居人皆安或時

往州使及暫有他適即鬼物怨橫不可禁止

唐公復至晏然無苦其後唐典諸郡制置使

查郢代之理縣鬼物敬伏與唐無異郢或暫

出鬼即爲害數年之後縣竟荒毀後還舊處

就中解署內廳事間尤難居止頃有隣郡避

難戶人千百家寄止解署內者死亡略盡暮

夜之際鬼多見形爲暴疑是積古丘墓中伏

屍鬼耳終莫知其年代

神仙感遇傳卷之一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王果者湘南人也其家近王喬觀跡古所造

殿宇臺閣功用甚奇而歲久荒棘漸欲墮壞

果每疚心而無力崇脊唯祀像設使耕農稍

贍必旋誠修營其家牧童於觀側牧牛見一

村夫黃赤而短髮力壯於常人好與之戲或

較力焉牧童多不勝常伺牧童來即與之遊

狎果或責其歸晚因詰其由果曰若是鬼怪

身冷而輕童曰此體冷而重少語行遲果曰

明日復去當隨而伺之但與其効力吾將助

汝擒之明日牧童復往此人亦來因効力而

累共仆之乃金人也昇歸甚輕至家乃重及

數千斤皆上文曰修觀之外以答王果果乃

貨金修觀數年而翠王果子孫至今巨富也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涉學而未有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

一道士弊衣冒風雪甚急忽見其來投觀中

與之對室而宿既暝無燈燭晝又甚忽見室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而明唯以小葫蘆中出衾被帷幄綱得置用陳設服訖無所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寢老亦尋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冀天曉之後聊得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宗老剗心責已周遊天下以訪求焉

何道璋

何道璋者閩州天目山道士也修奉精勤遠

近所敬其香燈齋醮所得財施皆以崇葺觀宇興置像設雖荒壇壞殿玄門古跡必力而創之如此者多矣天日觀爲野火所焚屋宇

畧盡躬持畚鍤五六年而棲殿鼎新矣天目東有峻崖上倚枯樹樹下往往有光道璋將

植松檜伐其枯朽崖石隨墮中有嵌穴得上

清古經七十餘卷丹墨文篆一如新製而方

事繚擣未暇閱覽有道士從而借之欲潛將去忽然風雨晦暝而失其經既失之後無復

知其所在

謝貞

葉遷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採樵避雨於大樹

葉遷韶

卷五
李岌者桂州人也採樵歇於大樹下見樹枝間有一卷書取而看之或有識者皆鬼神之姓名一一皆應遂能役使鬼神隱形藏影或步行水上或喝水逆流變化萬端無所不可

卷五
人或疑其幻化欲擒之於官乃曰我自法戲不擾於人何爲怪也復隱居陽朔山修道至

今猶在

牟羽賓

牟羽賓者成都洛帶人也家貧煦力於市一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汙墁而用意精確嘗煦工修泥鶴鳴觀上清宮宮即天師在蜀時所製貞研精盡意墁飾用密勿見道士引二從者觀焉神彩異常身長九尺自門而入謂

貞曰山中難值修葺頗愧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令再三審記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符必効勿多取錢可資家而已貞記其待行之極効大獲金帛而家業豐焉

李岌

名讀其名字鬼神隨應之父母異其事嘗抄不識字辨之於人也然後偏能自讀呼鬼神

雷五性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効嘗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凌辱遣韶於堦下大呼雷五一聲時中旱日光猛烈便震霹靂一聲人皆顛沛太守下堦禮接之請爲致雨信宿大霪雨澤遂足因爲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黃河泛官吏被水爲勞忘其寢遣韶以鐵札長二尺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湧溢推阜之

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見墊溺于今傳之人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投之皆得其効多在江浙間周遊好啗葷腥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

旦有少年道士立於路中見而問之曰我有衣簷要求一人力送之入成都可乎羽賓許之遂行至大東市北街日方辰已間道流謂

之曰日既未午此不能住徑往山中矣又隨

其行稍晚已到青城山門自神廟入竹林中

有小屋十許間道流自開鎖鑰入內房宇清

潔而別無人居令其廟中取火道流於籬落

間採掇野菜烹而與喫乃曰不欲留宿此欲

遠去又無錢有一冊子與之開其數葉見有

文字云此方可以變髮依方合之可終身

衣食必有所遇既而出山及施婆店乃夜計

其道途自早及暮二百餘里羽賓依方製藥

行之甚効相國燕公在蜀召見之乃與冠帔

改名羽賓其冊子內止於一方無復他字

其方亦無傳得者

于滿川

于滿川者是成都樂官也其所居障里關水

有一老叟常擔水以供數家久矣忽三月三

日滿川於學射山至真觀看蠶市見賣水老

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相引蠶市看訖即邀

滿川過其家入檜竹徑歷渠塗可十里許即

見門宇殿閣人物誼聞有像設圖繪若宮觀

焉引至大厨中人亦甚衆失老叟所在問人

乃葛瓊化厨中矣云來日蠶市方管設大齋

頃刻之間已十日矣賣水老叟自此亦不復

來

侯天師

侯天師者九隴木頭市人也因蠶市於葛瓊

化誤損一客道流衣簷驚懼異常道流殊不

爲怪乃授一道符云依此書之可理衆疾以

資終身衣食也依而行之至今彌効初時云

天師符也今人號之爲侯天師焉

韓氏女

韓氏女者雜縣真多化人也劉闢據成都府

天軍西討兵士將及於真多市士庶奔避竄

於草莽中女十五六歲其家力足亦未憒徒

步遠涉乃投真多觀中於殿東大厨內有童

子引入其門見年少女官數人窓下乘幕既

今引見老大女官一人謂之曰不慣驚恐但

安心看慕如是良久與之飯饌訖曰恐其家

憂之可今歸去也復今童子引至其家已三日矣韓氏乃大修觀宇崇嚴像設以報其恩

焉

王叔

進士王叔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

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卷穀子三十

卷六經得失史則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

檠盲矣所著有二鍾之篇釋喻之說則古人

高識酒鑒之上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

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鑽詞樞亦猶

劉闢之詭謂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噏

霞因亦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宴中道

逢櫻松棲望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

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癥之累耶何若瘠若

斯辭以不然道曰疾可愈也余雖釋悟有鑑

鼎之功何疾之不除也歛委貲以師之齋子

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本津天魂金液

地魄坎離運行寬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

近効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

結陽吻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

今來日月受而製鳥餌之周星彥且夢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矣居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溫縣時蟄獸結尾爲害尤甚嘗醉宿草莽露身林間無所憚焉斯以蟬蛻得道之流也

王從玘

王從玘者宦官也蜀王初節制邛蜀蔡雅爲永平軍從玘爲監軍判官自是收創成都罷鎮爲郡從玘棲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常厥居於邛市有老叟睨而視之曰將有大虎賓于死所探懷袖中小瓢以丹砂十四粒與之曰餌此旬日而鬚生勿爲怪也可以免難矣服之三五日鬚果生焉月餘詔誅宦官從玘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遷去答曰君父之命豈可逃乎俛首赴繫太守哀而上請蜀王特乞宥之視其狀貌無復宦官矣

崔玄亮

崔玄亮榮陽人也奕世好道勤於香火常諷黃庭道德經寶曆中授湖州刺史修黃籙齋於紫極宮有鶴三百六十五隻集降壇上內

一隻立於虛皇臺頂周身皎白朱頂而已紫氣彌亘壇所自辰及酉方散杭州刺史白居易爲讚曰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頂火縱白翎雪閣遼水一去峨眉不迴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當白晝下與紫雲

所之

令狐約

卷五

尺繞壇之外周行廊廡之下至錢生前以燒中水今錢生飲之水極甘美錢飲數呷道士乃去錢自此不食日以光悅袁深異之爲製冠褐令其入道乾符間猶來往京師後不知

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玄殿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玄亮自是通感彌加精誠一旦於靜室誦黃庭異香盈室無疾而死葬時棺輕若空衣耳玄亮才金陵幕拂衣而去居茅山唯琴酒自適亦解形去世傳言湖州刺史常誦黃庭經度人經執手鑑於靜室煙異香每見聞於庭宇因言入靜之時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冊命張天師爲玄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辟胡擾於中原蠶食華夏不能戢之尹真人之過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澤及生靈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登臺宜思取驗於大道可即勑尹真人登一蓮花寶臺端寂而坐頂之方景帝時又命道陵亦登此臺既坐良久則奇彩異光種種變化人天交暢矣自是以道陵代尹爲玄中法師焉乙未年聞令狐之說

錢道士

正一天師

錢道士者杭州臨安人也初爲末校事太守令狐總從至京師時朝廷命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入雲南進士袁脩爲介錢生同隨脩入雲南袁好尚焚修之道到成都遇玉局觀修黃籙道場秉宿觀法事錢得隨之禁壇既畢忽有道士杖劖執水椀紫衣毳冠身長七八

丁酉年於西川漢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天師進位近爲玄中法師與今狐所詳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玄功合冥未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筌

卷五

九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太堯真君一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授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槩爛答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鬚髻當頃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楢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顱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

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此符凡三百言一

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

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

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

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

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識

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

爲師無本者爲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爲重貧

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

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母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矣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參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爲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經十卷有相乘著中

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之也

鄧老

鄧老者家于遂州長江距通泉界有莊數十畝古觀在其田中連值干戈人戶凋散生計虛聲嘗使株荒而疾危不已一旦行於觀內見經籍委散因捨拾收卷際忽有老人立而與語曰此是老君枕中經若勤持誦可以致福災所不侵鄧乃敬聽取老人所指小經一卷收拾既畢已失老人在此後盡夜持枕中經約數千遍一二年間家給力足當兵戈之際亦無所驚懼成都康恭者常過其家而得之以精諷念時鄭城重圍死者衆矣康舉家十餘口素無儲蓄而骨肉安全果免其難焉至今康之長幼常持此經矣

楊初

卷五

十一

楊初者成都人也家賄居東市金銀行事親以孝行爲親友所稱因遊葛仙觀得羅公遠真人真容晨夕以香燈供奉數年蜀王收成都重閨于城中公私力因其家亦以罄竭納贍軍錢七百千鬻產以充縫及其半旦夕爲

官中追迫而恐老母爲憂不敢令其母知忽有一村夫與之語官錢甚急何以支吾初詰其憂迫狀此人今初求生鐵備炭火是夕來宿其家於鑪中賣鐵及炭以鍛之相與飲酒至晚留藥與之曰此金半以備官錢半以資家產我青城羅真人也約會於青城山服此藥即當山中相見如是乃去視其鐵化爲金矣初償納贍軍錢之外日充甘旨一旦吞其藥徑往青城時還其家亦得藥與母母已年老髮鬢黑半年圓解

劉彥廣

劉彥廣者金陵磽壁倉人也嘗爲浙西衙職事節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元中明皇寵異之杖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遠表於船舶內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不知所適彥廣十年後奉使揚州於魚行遇若山捨魚貨之若山召彥廣至其家門巷陋隘蒿棘荒梗露草雷濱才通人行入門漸平布就花卉臺榭繁華之飾追非世有命坐設食

卷五聞其尚負官錢家內窮盤櫈之形於容色既而令於所止店中備生鐵及炭是夕唐詣其店置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遇道不宜復居小職但貞隱丘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豐產資家勿食珍羞以增爾祿勿衣綺縫以增爾福卷五陰功及物力濟人之急道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丈妙經勤而行之焉彥廣得金如其償官債營家業於磽壁也世壽八九十其孫松後年入道天台焉

豐尊師

豐尊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爲行者至處州松陽縣卽西山葉天師舊宅觀中居累月乃白其師求度爲道士願於卽西山居住許之師去而獨居山中貨衣裝市茅木結舍既成有紙一幅長四五尺廣三尺與人間稍同但長闊頓異非工所制作刺史盧司空聞神効之事於大廳開黃籙壇請豐及道眾以絲與盛効迎請入州去州門三二百步効飛躍如電徑入壇心歎詭殊久欲送節度使奏聞豐曰天師云佐國之時自當有太上之命今非其時不可遽出虛然其言至今在卽西山爾昔葉天師嘗謂人曰百六十年後有術過我者當居此山今豐果符其言矣

卷五帛瓦本功照爲於山頂創殿宇鐘樓齋壇廊廡一年而所制畢備衢州陳儒僕射有疾名而攻之不往所施極厚亦乃不受陳果不起其弟主郡廣助金帛以修功德焉因中元諸衆造流二十餘人修黃籙道場十五夜明月如晝天無纖雲忽涼風暴至雷聲一震壇中法事次失豐所在異香滿山人皆驚異逡巡豐至曰適天師與三天張天師並降賜我神効今且於山中修道續有旨命即出人間用此効扶持社稷視功德前果有効長三尺餘

卷五有紙一幅長四五尺廣三尺與人間稍同但長闊頓異非工所制作刺史盧司空聞神効之事於大廳開黃籙壇請豐及道眾以絲與盛効迎請入州去州門三二百步効飛躍如電徑入壇心歎詭殊久欲送節度使奏聞豐曰天師云佐國之時自當有太上之命今非其時不可遽出虛然其言至今在卽西山爾昔葉天師嘗謂人曰百六十年後有術過我者當居此山今豐果符其言矣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大才初與鄉里

數人遊峨眉山已及絕頂偶遺其所齋巾履

步求之去伴稍遠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

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步乃到宮闈玉砌瓊

臺雲捲霞閣非人世所親老人引登珠華臺

顧望群峯某列於地有道士奕棋青童採藥

清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馳問老人曰此

爲何處也答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

眉洞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際

有人連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

久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

侶相見迴顧失仙官所在同侶曰相失已半

月矣每日來求今日乃得相見爾文才具述

所遇之異焉

劉景

卷五

十四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真訪道行及山半

覺景物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

表入門左右池沼澄澈嘉樹垂條幕布行列

披蔓柔弱其實如梨馨香觸鼻景觀無人

因擬頌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唱食俄有獨子

數箇馳出吠之競欲搏噬景乃蒼惶走四

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拂之果

盡而犬亦去也迴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森莽

而已時僧休與劉友善嘗詣其事跡者也

神仙感遇傳卷之一

神仙感遇傳卷之二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蓬萊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太始中入貝丘西

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

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

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瑟於堂上

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

而至言訖復彈瑟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

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一立飢以舌

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

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今王方平按行諸

仙室可今遠去球懼出門迴顧忽然不見及

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舍皆爲墟墓因

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卷六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

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寢室

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尤

蓋即喪其目矣父母思召庸醫以灸之光乃